

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探究

□ 李秋菊

【摘要】通过对鲁迅文学作品文本的细致分析，本文揭示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修辞技巧以及这些语言元素如何服务于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探索。鲁迅的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文学形式著称，更以其对汉语语言的革新性运用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本文将从词汇选择、句式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详细分析鲁迅作品中的诗学语言，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鲁迅的文学作品 诗学语言 词汇选择 句式运用 语篇组织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881(2024)28-0097-04

语言是作者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是读者理解作品、感受艺术魅力的桥梁。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诗学语言的表现尤为突出。他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隐喻、象征、讽刺等，将事物和现象赋予深刻的寓意和内涵，使得作品充满了诗意和哲理。同时，鲁迅的语言风格既继承了传统文学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因此，本文对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诗学语言进行深入探究，从词汇的选择、句式的变化、语篇的组织进行分析，打开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去审视和解读鲁迅的文学世界。

一、词汇选择与意义阐释

1. 特色词汇的选取与文化内涵的挖掘

鲁迅的作品以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著称，所选取的特色词汇能够精准传达其对于社会、人性和历史的深刻见解。这些词汇或具有象征意义，或富有哲理性，能够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在作品中经常运用一些独特的词汇，这些词汇或是古语、方言，或是新造词汇，都富有鲜明的个性化和时代感。这些词汇的选择不仅体现了鲁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审美观念，更使得他的作品内容“表现的深切”^[1]和作品“格

式的特别”^[1]。

鲁迅描摹人物时会直接引用古书里的原文或是文言词语，用以揭示人物内心活动。例如《社戏》中当“我”回忆十一二岁时跟母亲住在平桥村外祖母家的乐趣时，有这样的句子，“但在我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只是简单引用了《诗经·小雅》中的八个字就鲜明对比了苦和乐的差别^[2]。鲁迅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谨认真的，对于词汇的选择都是一丝不苟的，但往往因为我们辨意不清就产生许多不同的理解。

鲁迅在《故乡》中写道：“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辛苦恣睢”在此句中应该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生活，但显然就有些许不符原意。“恣睢”最早出自《史记·伯夷列传》，被用来形容放纵、任意做坏事，以及凶残横暴，而在庄子的语境中则蕴含着对人生自由境界的一种向往和探讨。而作者通过描写“我”“闰土”“杨二嫂”这三个人物性格发生的变化，从侧面展现了故乡的一个变化。其中“辛苦恣睢”一词用于描述三种人物的生活状态，这一描述揭示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道德沦丧的双重

作者简介：李秋菊，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困境。“辛苦恣睢”这一词拓展了文学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意义空间，不仅是对特定人物生活状态的客观反映，更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和批判。

鲁迅在小说中不光是引用古语，博采口语也是其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鲁迅十分重视以“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的语言活材料为创作准则，在写作中大量采用绍兴方言词语。在方言土语中，有些词语的意义是意味深长的。如孔乙己的“排”出九文大钱，七斤嫂的“捺”给饭碗，四铭的“汇”出手来，《故乡》中的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在酒楼上》的河水已快“咬”着小棺，《白光》中陈士成赶考落第后神经错乱时“撞”着一条黑影，等等^[3]。这些都是绍兴当地居民日常使用的方言词，贯穿于小说的字里行间，炼字的生动准确不仅描绘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还刻画了逼真的人物形象。

鲁迅巧妙地选用特色的词汇，不仅仅是因为鲁迅深厚的文字功底，还因为想将古语和方言词融通于小说中来唤醒麻木的人民群众，让更多的人读懂。

2. 修辞手法在词汇中的运用

鲁迅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了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和比较，来暗示和传达深层的含义，使得作品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诚如陈望道所言：“修辞原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传情达意能够实现的一种努力。”^[4]

例如在《狂人日记》中，“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在这里鲁迅连用了两个成语，与原意不同，是巧妙地活用^[2]。鲁迅借“狂人”之口，用“易子而食”这一成语，隐喻地表达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和精神的毒害。“易子而食”不仅指物质上的饥饿，更指精神上的饥饿。即人们为了追求利益或权力，不惜牺牲亲情、友情和人性。“食肉寝皮”被用来形容对某个被封建礼教视为“异端”或“不肖”的人的极端仇恨和排斥。通过这一成语，鲁迅揭

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使得人们失去了基本的同情心和道德底线，对他人产生了极端的敌意和仇恨。在《药》中，鲁迅用“药”这一具体事物来象征革命和希望。他通过描写华老栓为儿子买药的情景，来暗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们对革命的渴望。这里的“药”不仅指治病的药物，更象征着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这种隐喻的运用，使得作品的语言更加含蓄、深邃，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深度。

3. 语言创新与词汇陌生化效果的实现

鲁迅作品中的语言创新和词汇陌生化效果的实现，可以说完全凭借创作的需求，而不拘泥于特定的思维，创新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5]。他通过对词汇的语音、语义及书写符号等特点进行仿造、翻造，在特定的语境中适应特殊的表达需要，使得作品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深度。

汉语中的同音词本是语言中音少义多矛盾的产物，有时不免会造成语义表达和理解的困难。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同音词的谐音双关，造词寓意^[6]。身为语言大师的鲁迅也深知这一点，在作品中巧妙地运用。如他在写杂文《知了世界》时，他的署名是邓当世，邓是借用吴语的“遁”，暗喻在当时黑暗社会时代逃避反动当局耳目。又如《祝福》这篇小说中“钝响”用以形容鲁镇过年送灶的爆竹声，虽然这一词并未收录，但联系作者所想要的情景和烘托的气氛，顿然觉得这一词仿造和运用十分精妙。翻造也是创新使用词语的一种用法。翻新词语的原有格式，或保留基本原意而增添语意的快感，或反其意而用之，属于“析词”的用法^[6]，在鲁迅作品中也有体现。如在杂文《谈金圣叹》中，“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流寇”本指的是到处流窜的盗匪，鲁迅通过析词，揭示了当时社会普遍的现象，即百姓对于“流”的恐惧往往超过对于“寇”的恐惧。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背景下，民众对流寇武装力量深感恐慌与不安。通过词义的引申和扩展来赋予旧词以新的含义，这些语言创新和词汇陌生化效

果的实现，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语言表达，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二、句法结构与表达效果

1. 句式变化与情感表达的关联性

鲁迅善于通过句式的变换来传达他复杂的情感与思考。他能够根据表达的需要，灵活运用长句、短句、陈述句、疑问句等句式，以达到特定的情感效果。

传统的文言文中以短小精悍的句子为主，比如传统的四六骈文、乐府等^[7]。在融入欧化语言的影响下，句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鲁迅作品以长句组成分、新旧句式的“叠架”现象来构建复杂的情感世界^[8]。长句往往包含多个分句和修饰成分，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和情感。在《呐喊》中，鲁迅的某些篇章采用了大量的长句，如描写封建社会的残酷与黑暗时，他通过细腻而繁复的句式，展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物的无奈。这种长句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厚重感，也加深了读者对作品情感的理解。

《阿Q正传》中描述阿Q性格特点及其心理状态的典型场景中，鲁迅先是用短句“阿Q很自尊”直接点出阿Q的性格特点，随后用长句详细描绘了他的自尊表现和对“文童”的态度。接着又用短句“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直接表达阿Q的内心想法。这种短句与长句的交替使用，既使得文本节奏明快、易于阅读，又能够深入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

鲁迅还善于运用陈述句和疑问句来表达不同的情感。鲁迅作品中两种句式常常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例如在《祝福》中描写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时，鲁迅既使用了陈述句来客观地叙述事实，又通过疑问句来表达对祥林嫂命运的关切和同情。这种句式的变换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也加深了读者对作品情感的理解。

2. 修辞手法的句法实现与表达效果

鲁迅在作品中广泛运用了多种辞格，如比喻、拟人、排比等，通过不同的辞格来强化表达效果。以比喻为例，鲁迅在《药》中写道：“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

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这里将“药”喻为“十世单传婴儿”，象征家族延续与希望，被用来凸显老栓对其珍视至极，暗示了这剂药对于老栓及其家庭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剂药可能被视为拯救家族、延续血脉的希望，因此老栓对其如新生婴儿般呵护备至，唯恐有失。将抽象的思想感情通过具象的形象进行表达，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同时，鲁迅还善于运用排比句法，通过重复和强调来强化语气和节奏，使作品更具节奏感和韵律美。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里通过连续使用“敢于……”的句式，形成了强烈的排比效果，加强了语言的气势，使得文本的节奏感更强。鲁迅成功地描绘了猛士的勇敢和坚定，以及对庸人世界的批判，情感表达更加充沛。

三、语篇组织与连贯性

1. 语篇结构的层次与逻辑关系

鲁迅作品的语篇结构展现了多层次的特点，这种层次性不仅体现在文本的物理布局上，更体现在其深层的逻辑架构上。

首先，从物理布局上看，鲁迅善于通过章节、段落、句子的不同组合来构建整体框架，使得作品在形式上呈现出清晰的结构层次。以《狂人日记》为例，该作品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通过“狂人”的日记条目构建了文本的物理布局。每一篇日记都独立成章，但同时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整篇作品的完整框架。这种物理布局上的层次性使得作品在形式上清晰、有序。

其次，从逻辑架构上看，他的作品往往通过主题思想、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等多条线索相互交织，形成复杂而紧密的逻辑网络。显性和隐性逻辑关系的运用尤为突出。显性逻辑关系通过明确如因果、转折、递进和句法结构（如复句、超句子等）来体现，使得作品在逻辑上严密而完整。而隐性逻辑关系则更为隐晦，需要读者根据上下文语境和语用习惯来推断，这种逻辑关系往往更加微妙而深刻，能够引发读者对作品深层含义的思考。例如“买药”和“吃药”两个情节之间，

通过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周围环境的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因果关系。同时在“议药”情节中，鲁迅又通过不同人物对“药”的不同看法和议论，展现了复杂的逻辑关系，使得作品在逻辑上更加严密、完整。

2. 语言风格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语言风格是指长期语言实践中所展现出的稳定和独特方式，涉及用词选择、句式结构、修辞手法以及整体表达习惯等。法国风格学家布封（Buffon）说：“风格即人。”^[9]美学家黑格尔说：“法国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10]

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既体现了统一性，又展现了多样性。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他对语言的精准掌控和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追求上，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深沉、严肃、犀利的风格特点。这种风格特点贯穿他的所有作品之中，形成了独特的鲁迅式语言风格。同时，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又展现出多样性，他善于根据作品的主题、情节和人物特点来灵活运用不同的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法，使得作品的语言风格在统一中又不失变化。鲁迅在描写人物时，他能够运用生动的比喻、形象的描绘等手法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表达情感时，他则能够运用深沉的抒情、强烈的感叹、反讽等手法来传达内心的情感波动。这种多样性的语言风格使得他的作品更具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通过拟人化将百草园中的植物和昆虫描绘得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同时，他也借此表达了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自然的热爱。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这里，鲁迅通过阿Q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心态，用反讽和嘲笑的方式来揭示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这种语言风格既具有统一性，又表现出多样性，使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鲁迅的语言风格以批判现实主义为核心，贯

穿其整个文学创作。他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以及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统一和强化，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四、结语

鲁迅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巨匠，其文学成就不仅在于其独特的文学创作，更在于其深邃的语言运用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鲁迅的语言不仅是对传统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汉语语言的革新和超越。他通过独特的词汇选择、句式结构和修辞手法，揭示社会现实和人性弱点，将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探索融入语言之中，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也使作品充满哲理。同时，他的语言风格也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和时代价值。通过对鲁迅文学作品中语言特色的深入探究，展现其语言风格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也可以更好地欣赏和传承鲁迅的文学精神。

参考文献

- [1]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2] 叶肇增.谈鲁迅小说中的古语运用[J].温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1).
- [3] 金纪贤.试论鲁迅小说与绍兴方言[J].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3).
- [4]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7.
- [5] 石琳.传统汉语言文化的当代语境与现代传承——兼议语言文化类节目的文化价值[J].社会科学家,2016(6).
- [6] 刘焕辉.语言的妙用鲁迅作品语言独特用法举隅[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 [7] 柳国栋.鲁迅作品中的欧化语言探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38(3).
- [8] 黄琼英.鲁迅作品语言历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 [9]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10] 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M].新加坡:万里书局,1986.

(责任编辑 夏波)